

# 梁啟超

■ 范銘如 主編 ■ 廖卓成 編著



意志磨練得到家，  
自然是看著自己應做的事，  
一點不遲疑，扛起來便做，  
「雖千萬人吾往矣」。  
這樣才算頂天立地做一世人，  
絕不會有藏頭躲尾左支右絀的醜態。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梁啓超 / 范銘如主編; 廖卓成編著. -- 初版一刷.  
-- 臺北市: 三民, 2006  
面; 公分. -- (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大賞 / 01)

ISBN 957-14-4536-3 (平裝)

848.4

95007237

三民網路書店 <http://www.sanmin.com.tw>

© 梁 啓 超

主編者 范銘如  
編著者 廖卓成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 (02)25006600  
郵撥 / 0009998-5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初版一刷 2006年5月  
編 號 S 833330  
基本定價 參元陸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4-4536-3 (平裝)



梁啟超



◎梁啟超 1900 年攝於澳大利亞。



梁啟超



©梁啟超 1902 年攝於加拿大溫哥華。



# 梁啟超



◎梁啟超 47 歲時攝於巴黎，親筆題字  
寄與二弟啟勳的照片。



# 梁啟超



◎梁啟超 56 歲時留影。  
(以上照片皆由吳荔明女士提供)

# 叢書總論

沈從文

白話文學是中國追求現代性過程裡重要的媒介，也是最顯著的成果之一。隨著現代化需求的加速，中國的知識分子先從科學、技術、制度、機構等等洋務運動的推動，再到西方文明文化思潮的翻譯學習，乃至於對中國傳統進行全面性反思，一系列革命性的變革，自十九世紀中葉發軔，直到二十世紀上半部仍然方興未歇。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中觸動傳統思想與文化體系的革新機制，表現在文學層面上，最明顯的就是文學形式與內涵的劇烈變易。不論是語言文字（文言、白話、外來語），抑或者是文類（詩歌、散文、小說、戲劇）以及藝術技巧（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各方面，都開展出具有現代意義的優異成績。這一批歷經現代化狂潮的知識青年，憑仗手中滿溢著救亡圖存熱情的筆桿，寫下中西文化碰撞、新舊秩序轉型時關於國家民族走向的辯證權衡，各種社會現象的觀察針砭、文藝發展理念與實際操練的磨合問題。其中，置身紛亂動盪時代裡個人身分處境的摸索抉擇，甚至生命情感的壓抑抒發，更成為作品裡動人心弦的主題。

從清末至民國，白話文學以及其中富含的革新、異議精神連綿不絕。現今我們

慣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愛國運動同時作為現代白話文學的起點，乃是取其象徵性的時間意義。事實上，五四運動只是中國現代化進程裡一個承先啟後的顯著里程碑而已；新文化的醞釀萌發自有其細膩輾轉的過程，而白話文學的發展流變，當然也不是在二〇年代才透露端倪。有鑑於此，本套叢書不以五四之後的作家作品為限，還上溯至二十世紀以前即大力、長期呼籲文化文學革命的梁啟超。這樣的作法，希望一方面強調時代思想變革的漸進式歷程，一方面以梁啟超具備的傳統士大夫及新式知識分子的雙重典範，彰顯現代文學傳統裡新舊文化銜接合流的特質。

整體而言，選入《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大賞》的作家都是在現代文學創作上具有獨特貢獻，並且持續保有文學影響力的大家。他們的成就不僅早在文學史上獲得肯定，他們的作品也一再地被選入各種版本的教科書與文學讀本中。一談起新詩，我們總是再別不了徐志摩、聞一多以及戴望舒；一想到散文，腦海裡立刻浮現朱自清、夏丏尊、許地山和梁啟超的背影；提及小說，魯迅、郁達夫和蕭紅的吶喊猶在耳邊。透過文學，他們或者傳達個人對家國社稷的企盼與關懷，又或者抒發個人真摯的情感來表現中國人的現代精神。有的作家個性強烈率直，有人委婉節制；表現於文采上，典雅瑰麗或是質樸清華亦各擅勝場。這些作家作品各因其耀眼的特質，成為文



學史上不可或缺的真頁。

但是耳熟能詳不代表全面理解，有時反而會淪為想當然爾的片面化、刻板化閱讀習慣。此外，兩岸長期以來因為政治體制與文化體系的不同，對作家的評價或作品的評論產生極大的落差，政治立場雷同的大力吹捧甚至神格化，反之則將之醜化甚至從史料中除名，不然是選擇性地介紹特定類型的作品。這樣的詮釋偏見隨著兩岸的開放交流、文史學者們不斷地辯論修正後已經獲得長足的改善。然而，學術層次上推展出來的看法落實到中學教育層面上的改變，原本就需要長時間的轉化。文學教改的時程卻在當前環境的挑戰下愈顯急迫。姑且不論傳播娛樂的多元刺激或功利導向的社會價值導致文學人口的快速流失，時代的推移不但使得歷史情境、文化脈絡越來越疏遠陌生，連當初所謂的現代白話語彙到今日都有些像文言文那樣的艱澀難懂。在這種種不利的因素下，青年學生即使有心學習也可能不得其門而入。

《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大賞》叢書的策劃就是希望能夠以更當代、更全面的選介評析引領年輕學子進入現代文學的殿堂。十位負責編選執筆的專家都是全國各大學中文系所裡的資深教授：洪淑苓教授（臺灣大學中文系）、張堂錡教授（政治大學中文系）、許琇禎教授（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語教系）、陳俊啟教授（東海大學中文系）、

廖卓成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教系）、趙衛民教授（淡江大學中文系）、劉人鵬教授（清華大學中文系）、蔡振念教授（中山大學中文系）、賴芳伶教授（東華大學中文系）。不僅學養豐富，對於學生知識上的不足與誤解也有長期的觀察了解。本叢書除了對作家廣為傳誦的經典及創作特色再予以深入並系統化的賞析之外，還希望呈現作家更多的文學面向，在讚揚他們的藝術成就、人格道德或時代洞見之餘，也不諱言他們書寫、個性或思維上的局限。回歸到文學的、文化的、人性的、生活的層面，更可深刻地體會到他們如何在紊亂脫序的年代中搏鬥掙扎、矛盾挫折，對於他們的作品也才能夠給予較客觀的評論。

這套叢書以每位文學名家為單獨一冊。每一本作家專輯以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為主，每篇作品輔以注釋和賞析，前後則以綜論作家生平與文學風格的〈導讀〉一篇，以及條列式的作家大事（年表）。篇幅所致，選入的作品以短篇為主，中長篇則為節錄；另外根據每位作家的藝術表現，對於不同的文類也有不同的比重安排。此套文學大系的出版，三民書局龐大的編輯群們功不可沒。最必須感謝的還是在繁忙課務及研究中還特地抽空耐心編寫專卷的每一位學者。你們的熱忱，讓二十世紀的文學源流汨汨地導入新的世紀。

# 導 讀



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自署飲冰室主人。他出生於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日（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廣東省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人。祖先十世務農，祖父梁維清（一八一五——一八九二）苦讀成秀才，曾任八品的教諭。父親梁寶璣（一八四九——一九一六）在鄉間教授私塾，課餘也耕作，熱心地方公益。母親趙氏，粗通詩書，常教鄉中婦女識字和作女紅。他二、三歲開始認字，四、五歲開始跟母親和祖父讀《四書》，祖父常給他講歷史故事，帶他去附近廟中看廿四忠臣、廿四孝子的古畫；掃墓時路過古戰場厓山「宋張弘範滅宋於此」的刻石，一定給他講南宋末陸秀夫背著帝昴投水自盡的故事。六歲時，私塾老師給他出上聯「東籬客賞陶潛菊」，他脫口對出下聯：「南國人思召伯棠」。他八歲學作文，九歲能寫千字短文，十二歲第二次到廣州參加府試就進學（成為秀才）。十五歲肄業於廣州學海堂（以

經學為主），放棄科舉之學，鑽研詞章、訓詁學；考試常名列前茅，得獎學金買書。十七歲，鄉試中舉人第八名；主考官李端棻把堂妹許配給他。翌年，會試（考進士）經上海時，得讀《瀛環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同年，在廣州萬木草堂拜康有為為師，接觸宋明理學，和西方人的學問；並退出學海堂，放棄舊學。他自認一生學問得力於在萬木草堂幾年中打下的基礎。

他二十三歲時，曾擔任傳教士李提摩太的臨時祕書，得聞西方政治、歷史。當時中國積弱，列強蠶食，他感憤時局，深知非改革不能圖存。他迫隨康有為提倡變法，得到光緒皇帝的支持。光緒銳意改革，首要廢除八股取士，不惜革除不合作的禮部滿漢兩尚書、四侍郎（類似今部長、次長，科舉為禮部職掌業務）。當時光緒雖已壯年，實權仍然握在保守的慈禧太后（名分是母親，血緣是伯母）手中，最後太后幽禁光緒，推翻新政，捕殺維新黨。當時是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史稱康梁新政為戊戌維新（或戊戌變法），而稱舊黨奪權為戊戌政變。

政變發生，康、梁都在外國人的掩護之下逃亡海外，定居日本，受日本政府供養。當時梁啓超二十六歲，轉而辦報鼓吹變法。他在二十三歲就辦過《中外公報》，二十四歲辦《時務報》，鼓吹變法救國的思想。在日本陸續辦過《清議報》、《新民叢

報》、《新小說報》、《政論雜誌》，民國元年回國後又辦過《庸言報》。他到日本後，很快就能大概閱讀當時很多漢字的日文；而西方重要著作，很快就有日文譯本。他透過日譯大量吸收西方學問，而且很熱切的把西學介紹給國民；又根據所讀所悟，在所辦的報紙上發而為文，針對中國積弱，列強環伺、岌岌可危的情況，大膽提出改革圖強的方案。他自己發明了一種鼓動人心的「新文體」，有力地宣揚他的見解，風靡一時；人稱之為「輿論界之驕子」。現代史上很多人的自傳都曾提到，讀他文章時所感受的勃勃生氣，以及受到他言論的影響。

不過，他的言論和政治主張，卻隨著他的個性和環境，而有好幾次的轉變。他到日本不久，在《清議報》的言論有如革命黨般激烈，明目張膽攻擊清廷，而且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往來。當初在廣州萬木草堂時，小康有為八歲的孫中山亦曾往訪，但狂妄的康有為要孫以弟子身分拜師，所以雙方沒有見面接談。而康有為一直以清廷帝師自居，視孫等為亂黨，雖然孫等曾往拜訪，日人亦熱心牽線，康卻不屑與之見面。其後，康往加拿大創立保皇會，他沒有老師在旁約束，於是和革命黨過從甚密，甚至謀商兩黨合作，並和同門建議康老師息影泉林，不必再過問政治。康有為聞訊大怒，來信痛罵他，要他離開日本，往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他沒有勇氣和老

師決裂，最後只好俯首服從。去檀香山前，孫中山還介紹胞兄孫德彰和其他檀香山興中會黨人給他認識，但他到埠後大力發展保皇會勢力，相對削弱了興中會的力量，令革命派極為不滿。最後演變到互相攻訐，勢成水火；到民國之後，除了護國討袁之役曾充分合作之外，常處對立狀態。他在一九〇三年以後，不再倡言革命排滿的種族革命，而轉倡滿漢調和。他也不再談革命破壞，而主張溫和漸進的立憲；而且不是美國式共和立憲，而是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認為最適合中國國情。後來，又主張以「開明專制」作為立憲的過渡和預備。

進入民國之後，他卻馬上接受共和的事實。這和他個性溫和，對共和沒有很深的成見，易與現實妥協有關。他組織進步黨，聯合舊官僚，對抗革命派；因為他認為革命派會演變成暴民政治，國家必將元氣大傷。他雖然在戊戌政變時被袁世凱出賣過一次，但對袁的野心認識不清，也被回國時舊官僚及各界的盛大歡迎沖昏了腦筋，高估了自己駕馭袁世凱的能力，而與袁合作。最後，終於認清了袁世凱的野心，毅然決然挺身反袁，不顧威迫利誘，在天津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駁斥主張帝制的謬論，影響很大。他的學生蔡鍔更首揭義旗，率軍與北洋軍閥激戰。他聯合國民黨及各方反袁力量，一起擊敗袁世凱，成功維護了新生脆弱的中華民國。袁皇

帝羞憤而死翌年，張勳擁清帝復辟，而康有為一直以遭老自居，時時感念聖恩，大力支持。他不惜與二十多年情誼的恩師決裂，聲討逆黨，為段祺瑞討逆軍草擬重要文告。他在民初屢次與舊官僚軍閥合作，兩度入閣想施展抱負，又擔任幣製局總裁，結果都因為大環境艱困，官僚軍閥又一再掣肘，而無所施展。民國九年歐遊歸國，覺悟必須由教育文化事業入手，先提升國民的素質，一切改良才能夠真正實踐，於是退出實際政治活動，從事教育文化事業。

早在二十一歲萬木草堂時期，他就曾在東莞任教職。二十四歲時湖南時務學堂邀他前往講學，但他選擇往上海辦《時務報》；翌年十月多他才離開上海到時務學堂任總教習。他在時務學堂雖然只有三個多月，學生四十人受他學問人格的感化卻很深遠，甚至在他逃亡日本後，十一個學生遠渡重洋去追隨他，之中最年幼的蔡鐸才十七歲。兩年後，其中六人又跟隨學堂助教唐才常在漢口起義勤王而殉難。本書所選《清代學術概論》和〈護國之役回顧談〉有提及師生相處的情形。他歐遊之後，先後在上海中國公學、天津南開大學、北京清華大學講學，又擔任北京圖書館館長，接辦司法儲才館；都是實踐培育人才的理想。

他雖然奔走國事，對自己子女的教育卻沒有疏忽。他自己讀譯書接觸西學，有

極大的啓發；多次立心想學西文，終其一生曾學習拉丁文、英文、德文、法文等，都因為太忙碌而淺嘗即止。子女漸漸成長，他很鼓勵他們出國深造，追求新知。長女思順（字令嫻，一八九三——一九六六）雖然在身邊親自教導，因為從七歲就居住日本，所以能純熟運用日語，間接吸收西學；她也有《藝蘅館詞選》傳世。長子思成（一九〇一——一九七二）是建築史家，畢業於美國賓州大學，是一九四八年首屆中研院院士，曾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人民英雄紀念碑等。他的夫人林徽因（一九〇四——一九五五）也畢業於賓大，才華橫溢，海內知名。次子思永（一九〇四——一九五四），是考古學家，哈佛大學人類學碩士，也是一九四八年首屆中研院院士。三子思忠（一九〇七——一九三二），畢業於美國維吉尼亞軍事學院和西點軍校。次女思莊（一九〇八——一九八六）畢業於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圖書館學家。四子思達（一九二二——二〇〇一），天津南開大學經濟學碩士，是經濟學家。三女思懿（一九一四——一九八八）燕京大學畢業，曾任政協委員。四女思寧（一九一六——）曾就讀南開大學，抗戰失學，參加新四軍。幼子思禮（一九二四——），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博士，是中共導彈專家，一九九三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子女都幼承庭訓，受他為學為人的影響。尤其是比較大的



幾個子女，縱使在遠方，他也常在百忙之中寫長信指導他們讀書方向，也為他們學成之後的出路用心謀劃。

他自己學識廣博，舉凡政治、經濟、財政、法律、教育、文學、史學、藝術、佛學、諸子學等都有涉獵，而且皆有著述。四十八歲時自剖：「啓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著述，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啓超『學問慾』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耽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歷若干時日，移於他業，則又拋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拋故，故人焉而不深。」從今日學術專精的標準而言，他的著作的確有他所說的缺點；但他是一個開風氣之先的大師，貢獻在眼光識力，指引方向，而不是細密的具體研究成果。

他不喜歡桐城派古文，為文「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他也曾提倡「詩界革命」，與譚嗣同、夏增佑等熱中以新異古怪的新名詞入詩，後來自覺艱澀，而將革命體現在精神上而不是外在形式上。換言之，「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舊風格即古典詩的韻律，外來的民主、自由、民權等就是新意境。他的